

想起当年开卡丁车

文 / 冯济民

茄山河

最近看新闻，奉贤区个上海国际越野赛车场邪气闹猛，一场摩托车越野公开赛吸引了好几个国家个赛车手，其中还包括青少年选手。甭让我想起十年前开卡丁车个事体。

当时我参加东方网组织个嘉定汽车城一日游，其中有一个精彩亮点，就是开卡丁车。迭对从来既没开过汽车、已经65岁个我，绝对有眼刺激。一开始想到自家要开仔卡丁车辣赛道浪呼啸疾驶，心里多少有眼吓势。要勿要开？我有眼犹豫。辣同伴个鼓励下，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上了阵，既没当逃兵。

上海F1赛场个“卡丁车世界”勒上海国际赛车场，被上海

F1赛道环抱在内。据介绍，迭是符合F1A国际标个A级赛道，也是中国最好个卡丁车赛道，也是亚洲最具挑战性个卡丁车赛道。赛道全长1.234公里，宽8米到12米，一共有18个挑战性弯道，当时赛道个最高纪录是55秒。

进入“卡丁车世界”后，工作人员首先问阿拉有勿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？关照阿拉要拿手机、照相机摆好，围巾也要围好。然后要阿拉勒一张单子浪签名，防止万一出事故发纠纷。感觉就像签“卖身契”一样，心里真个有眼吓势。办好手续，每个人个戴好安全头盔，然后就上阵了。

出发点停仔两排卡丁车，我挑了一辆坐进去。迭个卡丁车车身老老低低，差勿多已经接近地面了。大家个坐好以后，工作人员交代开车要领。关键是要记牢，右脚油门，左脚刹车，勿能踏

错，也勿要一道踏。全部讲清爽，工作人员就帮阿拉拿车子发动起来。我一踏油门，卡丁车立刻就冲了出去，勒赛道浪飞驰电掣个前进。

我虽然从来既没开过汽车，但毕竟开过多年助动车，路感还是有。勒直路浪我一脚踏地板油，全速前进，呼啸而过。勒弯道浪，我松油门，带一点刹车，减速前进，保持平稳。18个弯道全部安全通过。勒规定个8分钟里，我正好跑了4圈，平均2分钟一圈。阿拉一帮人当中，最快个跑了6圈。

终点线旁边，工作人员挥舞小红旗，辣伊个指挥下，我拿车停勒指定个车道浪，一开始个犹豫搭仔吓势老早就一扫而光。我为自家成功接受甯越挑战而兴奋。亲历卡丁车拔我最大个感觉是刺激！

老里早

讲起上海老早个“油条”，像啥上点年纪个人个有点故事。那天，我发微信请些朋友来试吃我做个油条，伊拉看了油汪汪、胖乎乎个油条图片，回复个是点赞或好奇：“油条依也会做啊！”好像会做油条是一桩稀奇事体。

其实，自家做油条真心勿算难。讲简单点，就是按比例拿面粉、发酵粉、小苏打、盐，还有鸡蛋加水搅一搅，然后搭成面团，醒发几个钟头。等面团胖发到原来个两倍左右，就可以放到台板浪切成小长条，两条合起，筷子一压，就可以放进油锅里了。油条趁热吃才酥脆，冷油条吃就差了。难怪过去大家拿做事体拖拖拉拉个人叫“老油条”。

油条要趁热吃，就要等朋友们来，关键煎油条要有人帮，一个人负责做面坯，一个人负责开油锅，否则会手忙脚乱。依看过去卖美饼、葱油饼、做大饼，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但是做油条个摊头往往是夫妻两家个搭档。

朋友陆续来了就帮忙，一歇歇金黄金个油条就摆到大家面前，边吃边谈，故事就多了。老郑讲：“小辰光吃早饭，有根油条蘸蘸酱油，就算改善伙食了，依想呀，一块红乳腐四分洋钿，可以拨一家

老小吃泡饭，一根油条同样要四分洋钿，只能一家头吃，阿是比比较奢侈？

老王讲起油条最扎劲，以前伊隔壁就是早点摊。按伊个讲法，大饼、油条个是早市面生意，天勿亮就听见摊头浪向叮咚叮咚准备炊具个声音、呼呼啦啦拉风箱个声音，还有一阵阵个油烟气，难免惊扰左邻右舍个美梦，勿过么，大家互相体谅，既没啥人跳出来争争吵吵。生意忙了，还要排队，买油条弄根稻草一扎或者带根筷子一穿，买菜路过个直接搁拉竹篮头里，勿少人买只大饼夹根油条边吃边走。老王小辰光常常去摊头浪帮忙拉风箱，对伊来讲，油条勿稀奇，因为落市辰光，老板会送伊几只烘焦个大饼或者既没卖出去个回锅油条。

老闲讲，伊小辰光对油条情有独钟，后来上班了，常常辣上班路浪买菜饭包油条，再加一点糖，味道邪气好！假使辰光宽裕，还可以买一碗热气腾腾个咸豆浆，里向有剪成小段个油条，还有虾皮和榨菜，大冷天吃得颊角浪冒热气，浑身有劲。后来听说油条里向有铝元素，对身体健康勿利，所以伊拿油条戒掉了。现在“无矾油条”里既没铝元素，伊隔三差五买一根解解馋。

讲起油条故事多

文 / 侯宝良

春有香椿头 冬有香椿苗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本来晓得，香椿头是春天里才有，新芽初绽辰光，紫红嫩叶，顶香顶好吃，等叶子绿了老了，香味淡了，也就没啥吃头了。

辣农村，香椿树可以种辣房前屋后，今年种下去一棵，几年一过，可能变成一丛丛。因为香椿树个萌蘖性强，所以也被看成是多子多孙、家族兴旺个象征。

椿树可以长得蛮大，宋代刘敞有一首诗《灵椿馆风折椿树》，开头几句：“野人独爱灵椿馆，馆前灵椿耸危干。风柔雨练三月余，奕奕中庭荫华伞。”今年春天里向，曾经到苏州三山岛踏青，岛上有交关椿树，走走看看，就可能碰着某个瘦瘦小小个苏州阿婆举根长竹竿，长竿头浪绑把小刀，香喷喷个香椿头落仔一地。甭天夜里个饭台子上就有一盆香椿头炒蛋，简简单单。香椿头独有味道，初初闻上去，清清淡淡低调得来，细嚼慢咽之后，就觉得着伊香味绵长，回味无穷。

现在晓得，香椿苗是秋冬季脚里也可以有个。现在个聪明人，拿香椿树种子摆勒保持一定



薄料料一笃笃大个籽壳要一只只拣出来；其他就便当，细苗苗清爽后切成寸段，打三只鸡蛋进去，一点点盐、一点点糖、一点点白醋，一道打匀，倒进七八分热个油锅里，火勤太猛，否则容易烧焦，卖相吃口就勿灵了，用炒菜勺轻轻推一推、翻一翻，等蛋液结成块就好盛出来吃了。

也有人欢喜用香椿苗拌皮蛋、拌豆腐干；试下来个体会是，炒蛋更加经典，所谓经典就是勿大会豁边。假使特别欢喜凉拌，可以拿伊当香葱，用一点点提香就好。毕竟，就算是苗，伊还是勿改香椿本色，用油搭仔高温可以中和一点伊个苦涩调性。

其实，一棵又好看又好吃又可以活得长长久久个香椿树，还有一层美好个喻意：长寿。古人欢喜用“椿年”“椿龄”来比喻人个长寿；古人也欢喜用“椿”来比作父亲，与之相提并论，是一个代表母亲个忘忧之“萱”，比方讲，“椿庭萱室”就是父母个代称，再比方讲，“椿萱并茂”是称颂父母健在个美好。有诗句“知君此去情偏切，堂上椿萱雪满头”（唐牟融《送徐浩》），意思就是，要离家远行了，放勿下白发如雪个父母。

温度与湿度个环境里，发出芽头而成——看上去就是迷你版个小豌豆苗，味道还是香椿个味道，仔细闻一闻，稍许有点清淡，毕竟是温室里捂出来个，味道温吞势点也正常。

甭一腔，手机里个买菜应用程序有卖香椿苗，50克一小盒，收作起来稍微有点麻烦，黑擦擦

生活里个仪式感

文 / 阿娟

经常听到一个名词，叫“仪式感”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通过一些特定个仪式，让生活增加一眼庄重和喜悦。其实，上海人很早就对“仪式感”有讲究，只勿过，当时叫做“腔调”，代表了一个人个形象、风度、品位、格调。

辣生活当中，仪式感比比皆是。婚礼浪向，新郎新娘通过交换戒指、吃交杯酒等仪式，赋予了婚姻个神圣和庄重。春节、中秋之类传统节日里，通过吃特定食物、玩特定游戏等仪式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和亲友间个温暖。平常

生活当中，还可以定期搞一眼家庭活动，比如每个月搞一次聚餐之类。甭排仪式勿仅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个感情，还可以让家庭生活更加有趣。

另外，阿拉也可以为自家设定一眼小习惯或者小目标，增强生活个仪式感，如每天早浪吃杯咖啡、每天夜里读一个钟头书。甭排小习惯或者小目标可以让阿拉个生活更规律更健康。

让生活有一点仪式感是一种好个品质，勿仅可以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还能让阿拉更自信，更幸福。

沪语的写法

文 / 陈金生

我搭几个朋友个对沪语感兴趣，有一趟通过微信聊起哪能写沪语，因为眼门前沪语使用范围越来越广，沪语文章也越来越多，但是勿少文章里个沪语写得有点自说自话。比方，“事体”写成“事替”、“吃物事”写成“砌墨池”……像辣辣做“音译”题。

我先发了一个“我”字，让几个朋友改成沪语。一歇歇，大家个用手机发来答案，有人写“额”，有人写“饿”，还有写“鹅”。我一看，笑得肚皮痛，勿管是勿是上海闲话，“我”就是“我”，勿好乱七八糟瞎写个，否则要闹笑话个。

我再出一道题目：“上海人”。答案来了：“上海宁”“桑海宁”“伤害人”。我回答伊拉：全部个是错个。“上海人”沪语写法就是“上海人”。伊拉勿服帖，讲勿少公开场合有甯种写法。有人拍仔一张照片发到群里，是某家食品厂生产个饼干包装，上面有交关上海闲话个词组，像“切清桑”“伐要浪费”“米道嗲”“切到饱”

“噶地将”。甯家食品厂辣包装让仔仔交关沪语词组，肯定是想凸显伊拉是上海个企业，增加产地特色。勿过么，甯能“音译”沪语，难免让人看得莫名其妙。其实，应该分别写成“吃清爽”“勤浪费”“味道嗲”“吃到饱”“价钿强”。

上海话是上海最显著个文化标志，是上海名片，承载了上海甯座城市个文化血脉和历史记忆。上海要在文化上有其鲜明特色，上海话应该得到更好个传承。假使上海话个读音勿规范，汉字写法各行其是，推广沪语就会走样。

其实，要想拿上海话写得规范一点勿难，因为已经有研究方个专家出版了好几本字典，比如《上海方言词典》《上海话大词典》《简明吴方言词典》，一般沪语个能寻着规范个写法。既没规矩勿能成方圆，随心所欲乱拼乱写总归勿是生意经。

“横头”“直头”指哪头

文 / 叶世磊

上海话中常见“横头”两字，读若“黄头”；譬如：床横头、脚横头、被横头、田横头等等。这里的“横头”表示一个相对的位置，大多特指长方形物体较短的两侧。

床一般是长方形，睡下时人的头脚两端就是“床横头”，细分的话也可以称为“头横头”和“脚横头”；小说《歇浦潮》中写道：“无双还未起身，秀珍便歪在他脚横头睡着了”。如果两个人睡在一头，叫“晒了一横头”，分睡两端就叫“晒了两横头”。床上的被子也是长方形的，盖在脖颈这边的，缝上便于拆洗的毛巾或棉布，称作“被横头”。许多桌

案也是长方形的，所以也有“横头”、即两侧的位置，清代小说《野叟曝言》中写道：“飞娘不肯避人，就坐素臣横头，听素臣审勘”；元代《水浒传》中写道：“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，张清、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孙二娘坐在横头”。很明显，长桌两侧的“横头”是给人坐的，唐代元稹《投吴端公崔院长》诗说得明白：“邀我上华筵，横头坐宾位”。但是，后来这个相对桌子而言的称谓所指变化了，上首主人的位置被叫做“上横头”，与主人对面的改称“下横头”，这是因为此时桌子的两侧已经长于上首和下首，好比现代企业开会时用的长条会议桌，坐在上首的是主持会议的领导，两侧与会者则成排成行，“横头”之称还是维持了它原来的长短逻辑。

同理，田垄起始或尽头的短边叫“田横头”。《吴歌已集》中写道：“送到八亩田横头，打开饭箩给郎来充饥”，一垄耕作到头，才方便在田埂上歇息吃饭。还有一句意为“经常”的上海话熟语：“三日两横头”，指的是三天这个时间长度单位的两端，即第一天和第三天，这和上述“晒了两横头”的说法可以类比，三天里占到两天，当然“经常”得可以了。也可以把这句熟语简化为“三天两头”。

回过头来说“直头”，它的释义与“横头”无关，并不表示位置，意为实在、确实、果然。明代传奇剧本《钵中莲》中写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闲汉，大胆管我老伯的闲事？堂前挂草，直头不是画哩！”清代小说《活地獄》中写道：“这还了得！他直头不顾死活哩！”